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十四回 血濺花園炭團誤弒可明禮 火燃眉坂嬌鸞計救顏少青

由是在迎鸞樓，與嬌鸞娘子誓海盟山，直鬧至十五日才得出莊。這幾日，雖在蘭麝叢中，而實刻刻驚心吊膽。回想了幾回，魂魄尚兀自搖蕩哩。是時，帶了鯨鵬，跨馬直奔門騰驤營，喜得無人窺破。遂打點明日謁可公的禮。知韓杰精細過人，吩咐暗藏兵器，緊緊相隨。至期，可明禮帶了幾個莊勇，出莊門迎接。兩旁鼓樂齊喧，並著馬，奔可府裡來。少青登堂敘禮已畢，曰：「丈人不棄潺儒，許駢馬後，願得始終奉事。」明禮笑曰：「人惟不慎其始，故弗保其終。莊公肯輕身賁我荒莊，立刻便見心腹。」須臾茶罷，便邀進花園燕飲。暗使人打發從人先回，惟留韓杰在外俟候，不許隨進。將少青帶進園裡，正欲舉目看那亭榭花木，忽兩旁走出十餘個軍士，將少青拿住，捆在一個空房裡，吩咐不許聲張。教人絆著韓杰，在外面飲酒，裡頭的事，一些不知。卻說少青初到時，可夫人攜著炭團莊主在屏內暗窺，見少青容止華美，十分滿意。及見明禮帶入花園中，好一會，明禮獨自一個出來，心甚疑惑，謂炭團曰：「你父親將你許配了顏莊公，這莊公的人才，是你親眼見的，又收了他許多聘禮，合莊無不知，今帶進花園，靜悄悄並不像燕飲的光景，定然聽那陶士秀攪撥，害他性命，你的終身，卻怎了也。」言著大哭。炭團曰：「娘勿悲，待兒打進花園裡，搶他出來，不見怎的。」夫人曰：「兒勿造次，先使幾個精細女兵，挨進園中，打探押在那裡，待至夜深，方可行事。只是獨你一個，縱有三頭六臂，怎能夠救得他回。你平日與嬌鸞甚好，何不洩他畫條計策救他。」炭團密使人往請嬌鸞。回言：「嬌鸞娘子聞嬌客到時，便帶著幾個人府上去了。炭團聞語，疑惑起來，又疑與父親同謀，甚是焦躁，幾回懷著鋼，思去搶人，卻被夫人攔住。看看天晚，正好明月。炭團飯也不吃，踱來踱去，踱進花園裡來。原來園裡有所書房，燈光從窗櫺射出。接著月光，在窗外張時，見裡面銀燈下，那陶士秀正與父親說話。但聞士秀曰：「便好今夜結果了他，免生枝節。」明禮點點頭曰：「我已吩咐人，三更時下手了。」炭團大怒，打進書房，指著士秀罵曰：「你倚仗看了幾卷雜書，想出這美人局來陷害人，不爭你陷害他，只不該壞我的聲名，使我終身無靠。豈不聞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事二夫，你背了陶鄉長，來這裡媚人，是事二君的賊了，又欲牽連我來陪你麼。」士秀正欲躲避時，誰知炭團說未了已一鋼打翻。明禮那裡喝得住，用身隔著，炭團力大，將明禮拖開，復是一鋼，腦漿並裂，嗚呼死了。明禮正千賤人萬賤人的罵著，炭團怒得沒回轉，把那鋼向書房的柱一掃，啪的一聲，那柱斷做兩截。這簷瓦，口洩洩已倒塌了一角。氣忿忿地走出花園來，一女兵在槐樹下呼曰：「莊主，這側後空房裡便是。」炭團才走得幾步，有幾個軍士從後面趕來，拿著繩，向炭團便套。炭團將那繩只一扯，扯做了數段。乘月光，舞著鋼，逢軍士便打，一鋼一個，打得淨盡。正走到廁牆邊，櫻桃架下，迷迷離離，見個人影從背後抱將過來，欲躲不迭，已被那人抱著。炭團怒益甚，回雙鋼向腋下倒插過去，不期插得力猛，那人哼的一聲便倒，連這鋼拖將下去。回看這鋼已釘那人的腹裡。一腳踏著那人，一手拔鋼，那血從鋼孔中直射出來，射得炭團變做火團，滿身是血。又有一個人提著樸刀，不提防槐樹下的女兵，揮雙刀向那人腰間一撇，撇在地下。這女兵從月光下看那人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父親。放聲大哭。炭團問知原故，罵曰：「你自己不謹慎，誤斷了父親，哭甚麼，再哭時，我只一鋼。」女兵那裡敢哭。炭團急奔廁後，正欲打開空房搶人，復從櫻桃架下經過，那知忙著些，被鋼穿的那屍絆著足，跌了一跤。那屍手足還自顫動，恰月光從花罅裡，正照著那屍的面，唬了一驚，細看時，丟了鋼抱著那屍，呼天搶地的大哭。那十餘個女兵，一齊上前，備問原故。炭團只是說不出話，眾女兵看那屍時，「呵呀，罷了，好像我們莊公。嗚呼死了。」嚷了一回，夫人亦提燈而至：「呀，我的兒，為何打死了父親？」炭團哭得不能答應。不提防走進七八十人，驀地將炭團綁住，為首的，正是可飛熊。罵曰：「為著假丈夫，弒了真父親，這還了得！」夫人哭曰：「這不干我兒的事。」時飛虎亦至，曰：「乾與不乾，明朝集齊莊勇，自有公論。」一面收拾屍首，除明禮、士秀外，共打死四十餘人。著軍士打開空房，拿少青出來，一齊治罪。